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一广
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英 ..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4 125 字数 8 9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天意和吉他.....	史蒂文生 (1)
玛拉奇的海岬	特罗洛普 (39)
快乐王子	王尔德 (63)
托勃莫雷	萨奇 (76)
敞开着的窗户	萨奇 (86)
园会	曼斯菲尔德 (91)
画册的一页.....	曼斯菲尔德 (109)
阳阳和亮亮.....	曼斯菲尔德 (116)

天意和吉他

史蒂文生

第一章

里昂·贝德里尼先生非常注意自己的容貌，极力要使他的举止能配得上最时新的装束。他装出一些西班牙的派头，带点强盗气，大有一种伦勃朗的居家风味^①。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又在渐渐发胖。他那张脸真是乐天派的典型：两个黑眼珠，的确很富于表情，一望就知道是个心地仁慈，性情活泼、愉快的人；具有极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假定他穿上当时的普通服装，你就会把他当作一个默默无闻的，介于理发师、旅店老板、以及殷勤有礼的药剂师之间的混合人物。然而，他真有那种荒唐的勇气，穿着丝绒上衣，戴着一顶边檐下垂的礼帽，以及那条裤子，正确地说来，应当说是舞蹈者的紧身裤；一块白手绢围在颈子上，打了个骑士式的领结，眉毛之上，一头蓬松的、希腊神般的鬃发；脚上不管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那双极狭窄的莫里哀式的尖头皮鞋——你只要望他一眼，就知道你是在一位“大人物”面前。当他穿着大衣时，不喜欢把手穿进袖子里；只用一粒钮扣把它拴在肩膀周围，甩在身后，仿佛是件斗篷的样子，还带着一副阿尔玛维瓦^②式的步态和神气。据我了解，贝德里尼先生也快到 40

岁了。不过，还是一颗少年人的心，欢喜炫耀那身漂亮衣服，他就像小孩子似的永远度着演戏一样的生活。假如说他到底不是什么阿尔玛维瓦，那倒并非因为他摹仿得不像。即使他并不是真正的阿尔玛维瓦，有时他却兴高采烈得好像他就是这个人物一般。

我曾经看见他一个人单独在那里，设想着他和造物主在一起，装出了十分欢乐和英勇的神态，他以极度的热情和信仰表演着自己那个角色，以致使这种幻象变得很有感染力，我暗暗也觉得这位“大人物”的扮演逼真。

可是，唉！人生不是完全按照舞台上的原则来办事的；人绝不能光靠阿尔玛维瓦那一套活着；而这位“大人物”呢，在几处戏院里失败之后，无可奈何，只好每天晚上从自己那高高的地位上走下来，唱上十七八来支滑稽歌曲；弹一曲吉他，引得一群乡村听众高高兴兴，最后再来主持摸彩的神秘把戏。

贝德里尼太太，在这种有损尊严的工作中，真是夫唱妇随，形影不离。她的人品也许更高，而且也很爱自己那种生来的高贵品格。但是她那好心肠也只能像她的丈夫那样子，因为要超过他是不可能的；而且她带着一点感伤的气质，足以逗人怜爱，不过没有她丈夫那种健全的、壮志凌云的、不失童心的神态好看。

他呢，的确，像一只春风里的风筝，高高地翱翔在尘世的种种烦恼之上。当他飘荡在天空时，虽说不免常常要大发雷霆，可是却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凄凉和忧愁。难得心头懊丧，便摹仿着麦林格或弗瑞德瑞克^③，重重在桌上打一拳，或是做出一种高贵的态度，也就好像消除了胸中的抑郁。即

使天塌下来了，如果他把那个角色扮演得很恰当，贝德里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个人的精神，却也影响了他妻子，尽管她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行为。原来他们这对夫妻彼此十分亲爱，虽然你也许会想到他们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走着，不过他们却始终手挽手前进。

却说有一天，贝德里尼和太太带着两只箱子，和一只装在胖胖的匣子里的吉他，在卡斯特尔·勒·加契小市镇的车站下了车，送客的大马车就把他们连人带行李送到了黑头旅馆。这是个阴森森的、寺院式的建筑，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一旦把门关上，就是被大军包围也能抵挡得住。室内那股气味可是特别，又像稻草，又像巧克力，又像陈旧的女人衣服。贝德里尼停在门槛上，觉得有一种痛苦的预感。好像过去有过这么一回，他投宿在一家气味和这儿完全相同的旅馆里，而且受到恶劣的款待。

旅馆老板是个戴着软边大帽子的悲剧性的人物，当他从钥匙架下面的办公桌旁边立起身子，向前走过来时，两手捧着摘下来的帽子。

“先生，我向你致敬。可以请问你们对艺人的房价是多少吗？”贝德里尼问着，一边行了个又大方又殷勤的礼。

“对艺人？”店主说。他沉下脸，欢迎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哦，艺人！”他恶毒地加上一句，“4个法郎一天。”于是他转过去，背朝着这些不足道的主顾。

一个做生意的旅客，房价也可以打折扣——而且受欢迎，他样样都能得到最上等的款待；可是换上一个艺人，即使他具有阿尔玛维瓦那种仪表，即使他穿得像全盛时期的所罗门一样，依然要被当作一条狗来看待，并像招待一个单身

旅行的、懦怯的女人一样。

虽然他对于这一个行当所会受到的折磨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店主的态度仍旧使贝德里尼觉得很不好受。

“爱尔维拉，”他对他妻子说，“记住我的话：到卡斯特尔·勒·加契这地方来，是件悲剧性的愚蠢事儿。”

“等我们看看能捞到多少再说。”爱尔维拉回答道。

“我们一点也不会捞到。”贝德里尼回对说，“我们却要受尽侮辱。我看得出，爱尔维拉，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地方有鬼。店主已经是这么毫无礼貌，警察所长当然也是残忍的，听众们也会是下流的，胡吵胡闹，你呀，嗓子恐怕也要着凉。我们这次来是够糊涂的，命里注定了——这是第2个色当^①。”

色当是贝德里尼夫妇最恨的一个城，不仅是由于爱国热忱（因为他们是法国人，原来他们真的姓是杜瓦耳，贝德里尼是艺名），而且因为那儿就是他们悲惨地受到挫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们欠了房钱，所有的行李被旅馆扣了3个星期，要不是后来突然走了一笔好运，也许到今天他们的行李还扣在那儿呢。提到色当这个名字，对贝德里尼夫妇来说，就像画家涂着地震和日蚀的阴暗色彩。“阿尔玛维瓦伯爵”拉下帽檐，做了个失望的姿势，甚至爱尔维拉也觉得坏运气招到自己头上来啦。

“我们吃早饭吧。”她说，带着一种妇人的机灵。

卡斯特尔·勒·加契警察所的所长是个身材高大、脸儿红红的所长，一脸赤瘰，皮肤上发出一股臭味。我把他的职位说了两遍，因为他那警察所长的派头特别大，而人的意味却特别少。他那高贵的神气已经渗入到身体内部。他挺着那个

大肚子，好像它也是什么官方的东西。每当他侮辱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在他看来，就好像他巧妙地在间接拍政府的马屁。他没有高尚的品性，他的残暴是出于傲慢的责任感。他那个办公室就像他私人的窝，过路人可以听到里面粗暴的声音，不过不是在宣扬法律的精神，而是在发泄警察所长的乐趣。

为了申请晚上演出所必需的许可证，贝德里尼先生在一天之中匆匆忙忙往警察所赶了6次，可是他6次都发现这位官吏出门去了。里昂·贝德里尼开始变成了卡斯特尔·勒·加契街上挺熟悉的人物。他变成了当地的名人，被人指着说是“那个找警察所长的人”，无聊的孩子们跟在他后面，从旅馆到警察所里来来去去。现在里昂尽管自己怎么表演：他可以卷纸烟，也可以大踏步走路，也可以把帽子歪来歪去作成十几种得意的角度——但是阿尔玛维瓦这个角色，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却很难扮得相像了。

在他第7次奔波的途中，经过菜市时，别人指给他看，警察所长就站在那儿，解开了马甲钮扣，两手背在身后，监督着卖牛油，称斤两。贝德里尼从菜摊和篮子当中像穿针似地挤进去，于是先对这位尊贵人物打个招呼，这一躬真算得是舞台艺术上一大胜利。

“我有此荣耀，”他问道，“会见警察所长大人吗？”

警察所长被他称谓中的贵族口吻感动了。他的答礼在深度上远远超过里昂，即使说姿势不及他优雅的话。

“这种荣耀，”他说，“是我的！”

“我是，”流浪艺人继续说，“大人，我是一个艺人，我斗胆要为点生意上的事拦住你。今天晚上我在北斗星胜利咖

啡店里演出一点不成样的音乐游艺——请允许我向你呈上这张小节目单——我是来请求你给我必需的批准。”

一听到“艺人”，警察所长就把帽子重新戴上了，那副神气像一个过分降格俯就的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分似的。

“走开，走开，”他说，“我忙着呢——我在称牛油。”

“野蛮的财迷！”里昂想道。“请允许我，大人，”他重又高声说道，“我已经走过6趟了……”

“你的告白贴出去好啦，随你瞧着办吧，”警察所长打断他的话，“过个把钟头，我就到所里去检查你的证件。不过现在先走开；我忙着呢。”

“称牛油！”贝德里尼想着，“唉，法兰西，我们造成1793年^⑤难道为了这种事情！”

不多一会全准备好了。告白贴出去了，节目表也放到镇上每家旅馆的餐桌上了；在北斗星胜利咖啡店内一隅搭好了一座戏台；但是等里昂再到警察所时，警察所长又出去了。

“他就像本诺艾顿太太似的^⑥，”里昂想，“他妈的流氓所长！”

正当这时候，他和那个人面对面撞上了。

“这儿，大人，”他说，“是我的证件。你愿意考核一下吗？”

不过，警察所长这时却在一心想着晚饭。

“用不着，”他回答道，“用不着；我忙着呢，我很满意。去演你的游艺吧。”

于是他匆匆走了。

“他妈的流氓所长！”里昂想道。

第二章

听众相当多，咖啡店的老板在啤酒上很赚了一笔。贝德里尼夫妇卖了半天力气，还是白费。

里昂容光焕发，穿着一身丝绒，他有种灵巧的本领，一面唱着歌一面还可以抽烟卷，凭这点本领就挺值钱。他唱到滑稽的部分，特别加重了语气，因此连卡斯特尔·勒·加契镇上最傻的笨蛋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要发笑，而且他那种弹吉他的姿态，真有独到之处。的确，他弹奏着这种乐器，就如同整出传奇戏一样的好，真是华美绚烂、丰富多彩而又带着十足的骑士风度。

另一方面，爱尔维拉，唱起爱国和浪漫的歌曲，表情远胜寻常。她的歌声又迷人又嘹亮。里昂瞅着他，看到她那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红褐色服装，两臂赤裸到肩头，抹胸里诱人地插着一朵红花，便暗中重复那句说过好几百次的话：在妇女界里，她可以算是一个最可爱的人儿。

唉！等到她拿着单面鼓向四周收钱的时候，卡斯特尔·勒·加契的那些华贵少年都冷冷地对她背转了身子。这儿，那儿，孤零零都只有一枚半便士的小钱，收来的总数从来没有超过半个法郎。即使市长本人，前后试了7次，只赏了不多不少两便士。一阵不可言喻的寒气开始聚集在艺人们身上，看来就像他们是在对些无赖唱歌。阿波罗^①本身要是遇上这群听众，他也要灰心的。贝德里尼夫妇竭力要扭转这种情况；他们把全副精力放在演出上，他们的歌声愈来愈高，吉他像生灵般地发出弦音。最后，里昂使出全副本领，以无比

的信心，放声唱出他那只伟大的歌，“到处都有诚实的人！”他从来没有比这时更能证实自己艺术的精湛。他的内心却深深地相信：卡斯特尔·勒·加契对他刚才所唱的歌词中所宣布的规律是个例外，这地方尽是住着一些小偷和恶棍；然而正像我说的，他把这只歌抛出去作为一种挑战，反复唱着它，似乎这是一项宗教的信条；当时他脸上露出一种微笑，使你想到即使那些凳子也会被他感化得点头。

他唱得响亮极了，头向后仰，嘴张大着；这时，店门猛然被人用力推开，两个新客人喧闹着踏进了咖啡店。这是警察所长，后面跟着乡警。

贝德里尼胆子真大，仍然继续宣唱着：“到处都有诚实的人！”然而目前这句金玉良言却在听众中引起了一阵可以听得出的嗤嗤笑声。贝德里尼弄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乡警过去的历史，他从来没听到那桩关于邮票的小故事。但是公众却知道关于邮票事件的全部内情，因之觉得这种偶合^⑧非常有趣。

警察所长把身子向一张空椅上一栽，那神气有点像克伦威尔降临英国国会似的，不时对着恭恭敬敬站在他身后的乡警悄悄耳语。两人眼光都是射向继续那一句宣言^⑨的贝德里尼。

“到处都有诚实的人，”他正在唱着第20遍，警察所长突然站起来，野蛮地对这位歌唱家挥动着手杖。

“你是要找我吗？”里昂问道，一面停住歌声。

“就是你。”这位霸主答道。

“他妈的流氓所长！”里昂想着，于是从舞台上跨下来，排开路走到这位官员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呀，先生，”警察所长说着，架子摆得更大，“没得到我批准就在大庭广众的咖啡店里走江湖卖艺啦？”

“没得到批准？”愤怒的里昂喊叫着。“请容许我提醒你……”

“算了，算了，先生！”警察所长说，“我根本不要什么解释。”

“我管你要的是什麼，”歌唱家回答道，“我是提醒你，你不能禁止我。我是一个艺术家，老爷，这是一种你所不能了解的身分。我得到了你的允许，凭这点我站在这儿，看谁敢来干涉我。”

“你没有得到我的签字，我告诉你，”警察所长喝叫道，“把我的签字拿给我看！我的签字在哪儿？”

问题就在这里；他的签字在哪里呢？里昂这才知道自己陷入困境了，但是他的脾气却随着眼前的情景而上升，勃然大怒起来，将髻发甩向身后。警察所长却像个暴君的角色和他配上了这台戏；于是一个向前逼一步，另一个向后退一步——威严面对着愤怒。听众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场新颖的表演，以法国人在警察面前那种通有的沉默和慎重瞧着。爱尔维拉早就坐下，她对于这类骚扰已经习以为常了，目前重压在她的心头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伤感。

“再说一个字，”警察所长喝道，“我就把你逮捕起来。”

“逮捕我？”里昂大叫道，“我瞧你敢！”

“我是警察所的所长。”这位老爷说。

里昂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以极微妙的讽刺口吻回答着——
“的确很像。”

这句俏皮话对卡斯特尔·勒·加契的居民太高深了一点，因此没有引起笑声。至于警察所长，他只是吩咐这位歌唱家跟他到所里去，接着就傲然迈步向门外走了。没办法，只得服从。里昂这么做着，带着一副扮演哑剧似的毫不在乎的神情，不过，这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不得不忍受。

市长早就溜了出去，这时已经等在警察所门口。说到法国的市长倒是受压迫者的庇护人。他站在他的市民和警察的虐政之间，有时他能了解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并不是一贯地为了自己的威严格外摆些架子的，这是旅客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当一切似乎都完蛋了，一个人也下了决心去受委屈时，他仍然可以像传奇中的英雄似的，有只号角挂在腰带上，拿起来一吹；而市长，一位恰好的救命菩萨，还可以从天而降把他从警察手中拯救出来。卡斯特尔·勒·加契市长，虽说不懂贝德里尼夫妇音乐的美妙，但对于事实的是非曲直却很清楚。他立刻用很难听的话把警察所长臭骂了一顿。至于警察所长，一下被这难堪的侮辱刺痛了，也就依据事实来应战。这场辩论拖延了一阵，互有胜负。最后胜利已经很明显地倾向警察所长那一方，逼得市长别无妙计，只好使用权威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虽然被驳倒了，不过他总是市长呀。因之他就转过来背朝着答话人，一面简短而温厚地叫里昂立刻赶回他的音乐会去。

“时间已经很晚啦。”他加上了一句。

里昂也用不着等他说第2遍。他马上加快速度赶回了北斗星胜利咖啡店。唉！听众已经在他空场的时候走散了。爱尔维拉坐在吉他匣子上，神态十分忧伤。她曾经眼睁睁望着这群人三三两两地离去，这一幅时间拖得很长的悲惨情景多少

已使她心灰意冷了。每次走掉一个人，她想，也就是口袋里拿走了一份她应赚的钱，她眼看着今天晚上的膳宿费和明天的火车费，最后，甚至还有明天的饭费，都一笔跟着一笔走出咖啡店门口，在黑暗中消失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她有气无力地问道。

可是里昂并不答话。他只向周围这个失败的现场望着。留下来的听众连 20 个都不满，还都是那种最靠不住的一类。钟上的分针向上爬着，已经快到 11 点了。

“这是一场败仗。”他说着，随即取出钱匣，把它倒翻。“3 法郎 75 生丁！”他大叫道，“要付出去的却是 4 法郎膳宿费和 6 法郎火车费；摸彩票的时间也没有了！爱尔维拉，这就是滑铁卢^①。”于是他坐下来，两手绝望地搔着自己的髻发。“哼，他妈的流氓所长！”他喊着，“他妈的流氓所长！”

“让我们把东西收拾起来走吧。”爱尔维拉回答道，“我们也许能再唱个曲子试试，不过在这间房里恐怕连 6 枚半便士的小钱也弄不到手。”

“6 枚半便士的小钱？”里昂叫道，“60 万个鬼！这个镇上连一个人样都没有——除了猪呀，狗呀，警察所长呀，就没别的了！求上天保佑，我们安安稳稳上床去睡吧。”

“别预先想好！”爱尔维拉叫着，不由得一阵寒颤。

说着，他们就动手准备起来。那只烟丝罐子、烟嘴、三板衬衫扣子，本来都是摸彩的奖品，这是说摸彩能实现的话；现在都和乐谱打成一捆，吉他也被塞进了那只庞大的匣子里。爱尔维拉披上一条薄披肩，包住脖子和两肩，于是这对夫妇就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奔向黑头旅馆。

当他们经过菜市的时候，教堂的钟声敲了 11 下。这是

一个黑暗、温暖的夜晚，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一切全不错，”里昂说，“不过我觉得有点预兆。这一夜还不能就此算了呢。”

第三章

黑头旅馆现在连一丝光线都没有从缝隙中透到街上，院子外边的大门也关上了。

“这可真是从来没有的事，”里昂说，“旅馆里居然会 11 点才过 5 分就上了门！咖啡店里还有好几个做买卖的旅客要耽搁到深夜哩！爱尔维拉，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妙。让我们来按门铃吧。”

门铃的声音很宏亮，就在拱门下面打动，它使屋子里上上下下充满了暴躁、响亮的震荡声。这声音加强了这所房子外表上的寺院气氛，一股冷清的情调，祈祷和烦闷的思想，占据了爱尔维拉的心，可是里昂呢，他似乎正在准备上演悲剧第 5 幕。

“这都是你的错，”爱尔维拉说，“这就是你预先想好的结果！”

里昂又拉了一次铃绳。庄严的铃声再次唤醒了旅馆各处的回声：这些声音还没有完全消逝，大门里隐约闪烁着一线光亮，又听到一个粗大的嗓子，高声嚷着，怒气冲冲，声音也有些颤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悲惨的店主从门栅栏里喊叫着。“都快 12 点啦，你们还像普鲁士人^①似地对着一家大旅馆的门口大吵大闹吗？哦！”他高叫道：“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谁

啦！两个下等的卖唱的！警察所里出了毛病的人！居然还要半夜里像老爷太太似的在这里露面！滚你们的！”

“喂，你别忘记了，”里昂回答着，声调激动，“我是你店里的一位客人，我是正式登记过的，我在你店里寄下了价值 400 法郎的行李。”

“你不能在这时候进来，”那汉子反驳道，“这里不是贼窝，不是侍候贵族流氓、夜游神和拉手风琴的。”

“畜生！”爱尔维拉叫着，因为拉手风琴的这种字眼使她恨得入骨。

“那我就得要我的行李。”里昂以毫不减轻的尊严口吻说。

“我不晓得你的什么行李。”店主回答道。

“你扣留我的行李？你敢扣留我的行李？”歌唱家叫道。

“你是谁？”店主反问道，“天太黑啦——我没法认出你呀。”

“很好，那么——你扣留了我的行李。”里昂作结论说，“你一定要吃点苦头。我要用控诉把你这条狗命折腾死；我会把你从这个法庭拖到那个法庭。假使在法国还能找得着公道，这就得在你我之间见出来。我还要替你编个笑话——我要把你编成一首歌——一首粗鄙的歌——一首不堪入耳的歌——一首流行的歌——让孩子们会在街上对着你唱，半夜里还要来冲着你这些栅栏门嚎叫！”

他接二连三地说话的声音一句比一句抬得更高，就在这时候，店主却管自平静地回房就寝去了，而现在呢，等最后一线光亮由拱门中消逝，最后的脚步声在房子内部停息之后，里昂转过来对着他的妻子，面上现出一种英雄气概。